

◎张志荣 著

火焰山下

HUOYANSHAN XIA



报 | 告 | 文 | 学 | 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张志荣 著

火焰山下

HUOYANSHAN XIA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焰山下 / 张志荣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28-13910-1

I. 火…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84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32 开
印 张	7.75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这本文集里的作品全是随遇而作。

报告文学是离现实最近的写作，具有行走在现场的特性，其俯瞰历史的开阔视野、记录功能、档案梳理功能、历史存照功能，又让我们对作品钩沉出的宽大场景回味无穷，令我们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更加真实。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1993年1月，我奉命进入新疆参加吐鲁番—哈密盆地石油会战。天天跑新闻，踏遍了火焰山下的戈壁大漠，十分熟悉这块土地上的石油人。每次采访归来，都带回一些材料，有些材料有独特的风格与情韵，是很好的写作素材。在平时，我把这些材料刻意地保留了下来，这给以

后的创作派上了用场。材料看多了，感性的东西上升到了理性，对事物的认识也就不同了。

报告文学不是把新闻通讯拉长，它的三要素报告性、新闻性、文学性缺一不可。我觉得写好报告文学，得有记者嗅觉很灵的鼻子，还得有诗人激情澎湃的生花之笔，更需要思想家纵横驰骋富有前瞻性的大脑。1994年3月，我调入吐哈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工作部工作。7月，母亲生病住院，我连夜写了《重圆火洲梦》，急忙让同事帮我校对，回老家看望母亲。这篇报告文学获中国石油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征文一等奖，收录在《沸腾的油海》一书中。

石油人非凡的胆识与气魄，还有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以及只争朝夕的苦干精神，使我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1994年10月，我提议创作出版一部反映吐哈石油会战的报告文学集，工委工作部张国栋、武俊毅、魏银广三位部长同意了 my 想法，随即起草通知，组织运行，审看稿件。《迎接新世纪的辉煌》《播种希望》，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历史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的心灵历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体标本。他们的快乐和痛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于是，我在记录这种变化与奇迹的同时，用审视的眼光回眸这段石油人经历的往事。

1995年11月，我可爱的女儿张铎文出生了，父母亲和岳母都来哈密照顾妻子。由于房间少，我住在狭小的地下室里，白天上班，晚上采访写作，在哈密普降大雪的日

子里,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中流砥柱》,后来投寄到《地火》杂志,编辑王志明让我重新写,于是就有了《沸腾的火焰山》。这篇作品获中国石油“铁人创业杯”征文三等奖。《播种希望》作为世界第十七届石油大会纪念专刊中的一篇,在《地火》发表了。

1997年2月,作为吐哈石油会战文化的产物,《沸腾的火焰山》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本报告文学集在主题的拓展,题材的综合,技法的创新,触角的深入,内容的延伸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具有饱满的思想内涵、认识价值。

1997年,组织安排我给吐哈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指挥、工委书记谭文彬写一篇报告文学。当时也没什么资料,只能道听途说。7月,我到北京采访了谭总以及总公司开发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写了《闪光的足迹》,这篇文章收录在《岁月流金》一书中。2004年,《横空出世》诞生了,这也是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获得中国石油“铁人杯”征文一等奖。

报告文学被誉为结在新闻树上的果,开在文学树上的花。其宽容开放的文体,轻便、快捷、迅速的时效,集纳、包揽、宽厚的容积,夹叙夹议,跳跃灵动的自由,文笔挟风、酣畅淋漓的表达,产生彰显文学力量的冲动,激起更加饱满的写作热情,令作家操持起来也得心应手。这本书篇目虽然不多,但记载的是吐哈油田几十年开发建设的“原生态”,是整个油田发展中的“一枝”和“一叶”。因此,可以说《火焰山下》是吐哈石油人建设吐哈、发展吐哈的证词,是一部辉煌历程的真实记录,是悲喜交集

的心灵历史,是大河奔流、沧桑巨变的恢宏诗卷。

2011年2月25日,是吐哈油田开发建设20周年的日子。整理出版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是想把自己那些温馨的私人记忆,变成永恒的历史财富,也算是一种纪念。

目 录

001 自 序

001 沸腾的火焰山

043 重圆火洲梦

062 中流砥柱

106 横空出世

178 托起明天的太阳

——吐哈石油会战坚持“两新两高”新体制纪略

196 闪光的足迹

——记吐哈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指挥兼工
委书记谭文彬

206 播种希望

——吐哈油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232 迎接新世纪的辉煌

——吐哈培养跨世纪人才纪实



沸腾的火焰山

横空出世，天山苍莽。

吐鲁番盆地鄯善弧形构造带的两翼，像大雁的翅膀，轻展羽翼，舒缓飘逸地翱翔在共和国西部的蓝天。不，确切地说，它不是翱翔，而是遨游，遨游在地层深处的侏罗系。

1996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音员那浑厚的声音传遍神州大地：吐哈油田又发现5000万吨级大油田！

此时，在北京，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守在电话机旁。他急需知道测试的每一个细节。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谢谢同志们，谢谢大家！”

此刻，在哈密石油基地，发现5000万吨大油田的消息，把找油人的情绪点燃了。他们撂下饭碗，奔出家门，朝办公楼前涌来。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相互握手，相互祝贺。人们在喊，眼泪在流。

这块神奇辽阔的土地，历史似乎蒙上了太沉太久的风尘。

金戈铁马的狂嚣，兵革血刃的撞击，已作折戟沉沙，殁于千年荒丘。侏罗系，一个生涩的地质名词就是在这凝聚着石油工人宝贵的青春、奔腾的生命和不懈的追求中写就，一场宏大的石油会战就是在这宝贵的青春、奔腾的生命和不懈的追求中启开，燃烧的生命就是在这熊熊地火中书写着石破天惊的历史……

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人类感到气势磅礴。这些探寻侏罗系的英雄事迹，会使你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火焰山，一座年轻的隆起。它那脍炙人口的故事连同戈壁大漠给渺小的人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那风蚀的沙石林却似万条火龙醉卧戈壁，伺机飞腾。明人吴承恩所著《西游记》第五十六回和第六十回中，写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的故事，对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过的火焰山作了活灵活现的刻画：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天尽头。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得过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但它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40年前，一群石油人，在红沙莽莽的戈壁大漠上，谱写了一曲“创世纪”的歌，让上帝也为之动容。

这支歌 40 年唱而不衰，而且越唱越高亢、越唱越自豪、越唱越使人充满力量。

让我们从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吟起吧！

—

1. 韩积玉上书党中央，请求再上火焰山

他，11 年前不顾冻凝血液的冬寒，连夜向党中央写信请求再战火焰山。11 年后，他长跪不起，默默告慰老战友的英灵。

侏罗系，在地质年代中生代排行老二。它的大名，来自遥远的西方，取名欧洲阿尔卑斯山的侏罗山。

偏偏这个“老二”，以其低渗透、低孔隙度、低压成为中生代储含油层中的“吝啬鬼”，如同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守财奴》中的葛朗台一样，成了老少爷们谈论的焦点话题，石油人追求的理想家园。

“吝啬鬼”侏罗系已将渺小的人类自身毫无价值的痛苦、悲伤、委屈、牢骚消磨殆尽，这故事更是如此的使人坦然、安祥、豁达、无我起来，像注入一种神奇的镇定剂和强身剂。

11 年前，一个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好的普通老工人，他不是地质家，也不是知识分子，凭着石油人的直觉，在一个个漫长的夜里，带着满脑子地质等高线般的褶皱，满头飞雪般的花白头发，向党中央写信请求再战火焰山。我们摘录

如下：

尊敬的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

1958年3月，由玉门在吐鲁番地区开展了油田勘探，到11月份左右，在火焰山下的胜4井正在钻井，几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就喷原油，高达二层平台上。我们作为一个石油工人是很高兴的，当时原油质量很好，用铁先（敏）试半公尺，很快着火了，汽油成分70%，听说空间油多，原油是黄色。

在1960年以后，生活暂时处于困难时期，全部工人兴修水渠42公里。在当时我还记得以粮为纲，粮食是基础，这样职工队伍大搞农业种田了，对于油田工作就没有很好的搞钻探。又加上那时候的技术落后，各种设备也过不了关，最深钻机才能打3600公尺，机械运输设备器材赶不上，但在短短几年就见到油流。

在20世纪70年代上庆阳会战，我就建议领导开采吐鲁番油田。我认为吐鲁番地区有小油田肯定、中油田存在、大油田可能的希望。我今年54岁了，我想能看到这一天的。

我忠心（衷心）请求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石油部，由玉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在1986年3月就可以开工打钻井。井位在火焰山下、胜4井附近直接打一口6千米深的生产井，在七克台、柯柯亚、塔克水、红山打井，上三部钻机，三部中型钻机，三部小钻机。

我是一个汽车八级电工，在旧社会吃不上穿不

暖,今天为人民和下一代找油决心很大!

1985年4月5日

他叫韩积玉,玉门石油管理局运输处工程队工人,8岁丧母,12岁给地主放羊。1948年10月,17岁的他一个人偷偷地跑到老君庙矿上。

去矿上的途中,他被“检查站”扣了两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后来老乡出面写了担保书,“检查站”才放了他。

1949年9月25日,玉门油矿解放了,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他也翻了身,到运输处当通信员,打扫打扫卫生、提提水、干点杂事。

1958年4月,韩积玉被通知参加玉门市工会会员代表暨先进生产者大会。

那是一次动员全市职工支援吐鲁番油田的大会。吐鲁番在哪儿?那里也有玉门这褐色的戈壁吗?那里也有玉门这神奇的石油河吗?没有,那里有800里无人烟的火焰山,那里有有志青年在火洲施展才华的理想天地。

他一个人走在石油河边,任漠风吹起他的黑发,心中如石油河的汨汨流水汹涌澎湃: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带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想法就是如此简单,但却神圣!

运输处军代表早看透了他的心思:“小鬼,想去?”

“很想去!”

“好,我支持!”

很快,他背起背包,跳上了西去的一辆卡车。

他来到了传奇小说《西游记》中的火焰山。火焰山真像

一条憋久了的蜃伏巨龙，张牙舞爪却又一声不吭，干燥的大风沙迎接了他。他像一条大海中的鱼突然被甩在这熊熊燃烧的炉膛。他被分到修理大队专修汽车。

11月7日，处于吐鲁番盆地的胜4井，在钻至井深830米侏罗系地层时，油龙突然冲天而起，日产高达18.5吨。

火焰山被染成了黑山，胜金河变成了石油河。男女老少一齐奔来，筑堤打坝拦住流窜的油龙。钻台上10多名工人顶着强烈的井喷在抢下封井器，老少爷们婆姨们一身油一身汗，拼命苦干要的就是这一天！

当时的胜4井，确实在中国石油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预示着胜金口油田的诞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油田的深入开发，人们发现，原来的“肥肉”，只是一块“鸡肋”。4000多公里的地震剖面，总进尺13万米的138口井，换来的却是胜金口、七克台两个不能称之为“油田”的油田。

茫茫大地，何处找油？

康世恩，这位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一直关注着吐鲁番的石油开发。闻听此事，他一甩长发，幽默地说：“侏罗系，你太不够朋友了！”

1970年玉门人上庆阳，韩积玉给运输处军代表张嘴便道：“上庆阳不如上吐鲁番”。

15年后，运输处召开党支部大会。他一回到家，几天几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玉门是个老油田，油不多，一年产50万吨油。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玉门人，与其修招待所，还不如再上吐鲁番找油。过去我们没有技术，没有装备，忍痛撤退了，现在条件好多了，为啥不上吐鲁番？”

这里，毕竟有两个小油田向人们招手了。五六十年代大

干时，康世恩在生产动员大会上说，新疆境内的三大盆地是一个统一体，同生于一个地质年代，准噶尔是个大油田，难道造物主偏偏排错了“基因”？

为了油，多少人把青春都献了，把命都搭上了。韩积玉至今总念着一个人，记着一个人，说着一个人：

“1960年，粮食没有了，连玉米面、青稞面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吃掺和着珍珠草籽的馒头。那珍珠草籽，是骆驼草，碱性大，人少吃一点还可以，吃多了，全身浮肿。”

“6月12日，我们汽车修理大队二班8人准备到胜13井修车，刘高文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小刘是陕西人，那年24岁，浓眉大眼西北汉子，很勤快。那时我是班长，是小刘的师傅，结婚才半年。1958年冬天，我的大女儿刚生下，小刘隔三差五来看望，和我拉家常。他说，能在这儿找到大油田，死了也高兴。”

饥饿使这个精干的汉子变得极度虚弱。“给他半个馒头！”他媳妇以女人特有的怜悯向我哀求。

哪有粮食？哪有馒头？几千人都在等着。

“我望着眼前这座神话传说中神秘的火焰山，它们仿佛喘着粗气在哀求：给他半个馒头，他还能活下去！望着这片茫茫的戈壁滩，它们仿佛也睁着深陷的双眼在哀求：给他半个馒头，他还能活下去！”

馒头！馒头！馒头！茫茫戈壁，戈壁茫茫，全队人都哭了，落泪了。

“他媳妇跪下抱住我的腿大哭：‘他是你徒弟，给他一点馒头。他死了，我一个女人咋办呀！’我强掰开她的手，继续走向茫茫戈壁。”

“可是，这位坚强的男子汉，一瘸一拐的跟在我们的后面，强忍着向胜 13 井挪去。那短短的路，眼看就要到了，可他倒下了，像一头牛一样轰然倒下去，直挺挺地躺在戈壁滩上，嘴角溢出了白沫，掺合着黑色的血……”

“大家含泪在火焰山下支起钢板，将他赤条条地抬了上去，点燃了钢板下的原油。”

“钢板烧红了，人油溢出来了，恶臭直刺人鼻……呵，在现在看来最古老最原始最残忍最野蛮的火葬，将永远震撼着我们的心。

“现在想起来，我控制不住自己。那烧人的场面，很残忍；那刺鼻的恶臭，很难闻……”

那些年，他们这样“火葬”了多少战友，算不清了；哭了多少次，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死了的人都这样……

难以忘怀的痛苦记忆折腾了韩积玉好几天。一天夜里 4 点，一骨碌翻身下床，拉开电灯，不顾能冻凝血液的冬夜之寒，用颤抖的手，把开发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个地区石油的请求写了下来。

写了涂、涂了写，通宵达旦。他写不来字，连他的姓“韩”字都被写成了两个字。没办法，请了一个过去被打成的右派代写。他一听给党中央写信，只写了一个帽：

“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最后不敢写了。韩积玉只好自己趴在桌子上，搜肠刮肚，一字一句，几易其稿。好不容易写完了，一看字不像个字，只好又请了一个字写得好的中学生，给了他 20 元劳务费，买了一盒红塔山香烟，让他原原本本地抄一遍。4 月 6 日，他发了挂号信……

信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到石油部，石油部又批准到玉

门石油管理局……

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看见，韩老那双明亮的眼睛发潮了……

1996年8月，老人顶着风、迎着沙走向火焰山，面对长天大地，连鞠三个躬，跪下，嘴吻着大漠戈壁……

老人掉泪了，孩子般哭了。

他从提包里拿出酒，仰天大呼：多少年了，何有才、刘高文……老战友，你们为国找油吃了不少苦，现在条件好多了，而且在侏罗系找到了这么多大油田，虽然你们看不见了，我来给你们报个信，好让老战友在九泉之下好好安息……

这些坟墓的主人是1958年玉门人上吐鲁番时病死饿死伤亡的，他们伴着漠风，伴着沙雪，在这儿静静地躺了30多年。每一座坟的主人至今人们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早已化成大漠的一部分，和大漠合而为一，永远共存。

昔日的52座坟头，早已被岁月的戈壁风吹平，没有标记，没有墓碑，空寂无声，残阳如血。那种在苍茫和凄凉中闪现着的壮丽，宛若安眠在坟冢中的石油人那短促而永恒、艰难而辉煌的人生。

2. 火焰山奔出一匹黑骏马

侏罗系，一个生涩的地质名词。无论中外，几代地质家们，见到这个名词就很无奈。当一场高科技、高水平的石油会战拉开序幕时，侏罗系，够朋友。

1995年11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库尔勒召开西部勘探工作大会。